

【侃历史】

苏东坡与麦子

□常跃强

【浮世绘】

夹竹桃盛开的院子

□孙葆元

【在人间】

走心的猎枪

□马海霞

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，一旦有了功名，又曾穿过官袍的，绝大多数就再也不参加劳动了。能亲自下地参加劳动的，最著名的就是陶渊明和苏轼了。

想当年，“乌台诗案”给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。一个太守，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，“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、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”，实际上是没有行政权的。团练副使仅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，工资少得可怜，就是这点微薄的工资，朝廷还时常折支和拖欠。苏轼是个清官，又不会过日子，因此也没有什么积蓄。亲友看他犯了罪，一个个都躲着他，当然更谈不上对他的接济了。

心灵的创伤、生活的困难，并没有摧毁苏轼。在他初到黄州的一段日子里，“闭门却扫，收招魂魄”，反思这场灾祸，从自身找原因，深刻地认识到“才华外露”是自己做人的一大毛病。这些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，是对自我、人生、现实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。想通了之后，那种忘躯为国的锐气又回来了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吾侪虽老且穷，而道理贯心肝，忠义填骨髓，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间……虽怀坎壈于时，遇事有可

尊主泽民者，便忘驱为之，祸福得丧，付与造物。

忠肝义胆的话是不错，但是，人是要吃饭的。来黄州一年之后，苏轼便捉襟见肘、囊中羞涩了。苏轼原是一个“我生无田食破砚”的人，读书做官是他生来所学到的唯一的谋生手段。现在，这条道路已不通了，苏轼只能学陶渊明，亲自下地劳动。但是，即便是下地劳动，你也得有地呀！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这无可奈何之际，故人马正卿代苏轼向黄州州府申请，终于从有关部门获得许可，批给了一块废弃的营地。这块营地位于黄州城东门外的一个小山坡上，约五十亩，因废弃太久，瓦砾遍地，荆棘丛生，实在太贫瘠了。但是，迫于饥饿的威胁，苏轼别无选择，只好带领家人早出晚归开荒种地。

在这块荒地上，苏轼和家人僮仆们一起平整土地烧枯草。不料枯草烧尽之后，家僮竟发现了一口暗井，这让苏轼大为兴奋，有了水源，种庄稼就不愁没有浇地的水了。苏轼察看了暗井之后，发现它的源头是顺着山岭流淌下来的，原来山岭背面有一口水塘，因为下了一场雨，塘里水涨，就顺着山坡流到暗井里来了。

院里埋着六根木桩，桩上拴着铁丝，不时有人家将大批浆洗的被面搭在上边晾晒。这个豪华的里衰落成了百姓人家。

11号院住着余大哥，长我七八岁，自然不是少年的玩伴。我们真正推心置腹是在他坐上轮椅之后，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的故事了。那天，他从医科大学宿舍摇着轮椅来找我，陪同前来的是艾菊嫂子。时光雕塑着我们，甫一见面，竟有隔世之感。

11号院门前首种植着一棵夹竹桃，每到春夏，就开出粉红色的花，镶嵌在竹叶般碧绿的叶子中，煞是好看。那花没有香气，便想凑近了去嗅，余母总是警告：不要动它，这花有毒！我便想，大概好看的东西总是有毒的！

余大哥不似一般上班的人早出晚归，见他时要等到周六傍晚。他推着一辆落满尘土的自行车，两肩上也是尘土，整个人像是从沙尘中钻出来的，精疲力尽地走进家门。他是名牌大学生物系毕业的高材生，在长清一家皮鞋厂任供销员，所以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生物系培养的学生都是做皮鞋的。周六是他回家团聚的日子，舍不得坐几角钱的长途汽车，便踏着自行车从长清县赶回。年轻的余大哥又黑又高，站在我们面前便是一座塔。大概他也不愿意穿那种廉价的皮鞋，总是闹着要归队。他的“归队”就是调回到自

小时，回来枪杆子上就挑着几只野兔。在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的年代，李大爷家的孩子着实让小伙伴们羡慕，他们隔三岔五就能开荤，吃到兔肉。偶尔李大爷路过我家门口，也会虚让一下：“送给你家一只兔子，等你爷爷打到兔子，估计得下辈子，哈哈哈……”听到此话，我把冒出喉咙的哈喇子用力吞咽下去，边关大门边说：“不要，俺不吃兔肉，奶奶说吃了兔肉会长兔唇的。”

李大爷家几个孩子的嘴唇没裂出豁子来，倒是兔肉的香味飘到我家，馋得我使劲咬着嘴唇，嘴唇被咬得干裂蜕皮，有时肿了，像个兔子嘴，难看死了。

我央求爷爷，下次发现兔子了，一定瞄准了再打，别再让兔子跑了。爷爷抽了一口烟，悠悠地说，可能是我花眼了，瞄不准了，那次明明发现桃树下有只野兔，打完过去一看，子弹却打在一侧的栅栏上。

荒地开出来的时候，时令已是深秋，只好先种麦子。种麦子需要大量用水，这口井正好用上。因为浇水浇得好，不到一个月，青青的麦苗就破土而出。苏轼看着旺盛的麦苗，乐得心里开了花。就在苏轼正兴奋的时候，一位姓王的老汉竟然堂而皇之地牵着牛赶着羊，到苏轼的麦田里放牧来了。苏轼一看急了：王老汉，我们一向要好，你怎么能让你的牛羊来糟蹋我的麦子呀？

王老汉笑着说：哎呀，苏先生，其实我这全都是为你好啊！为我好？苏轼大惑不解。

是呀。王老汉说，眼下立冬还没有到，你种下的麦子竟长得像马鬃一样，这要是一下雪，结了冰，你这麦子还不得都冻死呀！

真的？苏轼听了这话，感到很诧异。

王老汉哈哈一笑，说：苏先生，您这么大的学问，难道不知道这个？

苏轼一愣怔，立刻向王老汉请教，问道：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
王老汉哈哈一笑，说：你要想多打麦子的话，赶快让牛羊到你麦地里啃一啃，留下麦莛子越冬，等到开春后翻出新苗，我保你一

己的专业口。上世纪60年代是个动乱的年代，最时髦的行为就是给别人扣帽子。余大哥就被扣上了不安心革命工作、见异思迁的帽子。又深挖，挖出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公子，就被贴了大字报，说：余嘉音，你整天吆喝的是什么音？是公子哥的靡靡之音。

余嘉音被这记闷棍打蒙了，镇定数月，发现自己并没有灭顶之灾，倒是给他贴大字报的那小子做人不地道。于是，他也写了一份大字报，没贴到厂院里，却贴到厕所茅坑对面的墙上。大字报没人细看，但是这份大字报无论谁蹲坑都能把它看下来。没几个回合，那小子就慌了神，央求他把大字报揭下来。因为揭别人的大字报是反动行为。余嘉音说，我这靡靡之音也就配贴在厕所里，就让它在那里臭去吧！这样一闹，他如愿以偿，上级答应了他的请调，派到当地一所中学任教。大学毕业当中学教师不算离谱，可是让他教的是俄语。这位仁兄早把俄语还给尼古拉二世了，发音漏风撒气，连艾菊嫂子都笑他误人子弟。我曾斗胆向他请教某单词的读音，他说他这是达尔文生物发声法，进化了的俄语。哪跟哪呀！

就在余嘉音得意之时，他的后院失火。说是艾菊嫂子与别人有染。三个院子里的妇人凑到一块便喊喊喳喳。余母沉不住气了，指着夹竹桃骂儿媳妇，好看有什

李大爷听到这话，乐得眼泪都下来了，他打趣爷爷说，老马头，我是指哪儿打哪儿，你是打哪儿指哪儿。咳，知道为何你家果园小毛贼少吗？就是怕你的烂枪法，打兔子不成再误伤到了人。

爷爷嘿嘿笑着说，我这枪法不准的名声都是你喊出去的吧？李大爷哼了一声，扭头便走了。

有一次，我跟着爷爷巡园，远远看到一位妇人在偷摘我家桃子，我刚要出声喊她住手，爷爷一把捂住我的嘴，拉着我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，待妇人走后才将我拉出。我问爷爷，为何不呵斥偷果贼，还要躲在一旁看着她偷？爷爷说，一位妇道人家，肯定是家里困难才冒险来偷的，几个桃子值不了多少钱，咱若当场逮住她，她一定害怕，再把她吓出个病来，咱良心上过意不去。

后来，派出所要求村民上交猎枪，李大爷的猎枪被没收了。过了几日，他见爷爷的猎枪没上交，

定会有好收成！

苏轼是何等聪明之人，他很快明白了王老汉讲的道理，立刻放牛羊进麦田里啃吃麦苗去了。

苏轼听从农夫的指点，果然获得了丰收，自产麦子二十余石。在石磨发明之前，麦子并不好吃。因为古人是把它像米一样煮熟了直接吃。粗糙的麦粒既不易消化，口感也差。苏轼在收获麦子之后，很是欢喜，嘱咐妻子把麦子掺到小米里一起煮饭。但除他本人外，其他人都吃不惯，儿女开玩笑说是“嚼虱子”。后来，苏轼又想出一个新花样，将麦子与小豆放在一起做饭，风味独特，夫人王闰之笑着说：这是新式的二红饭呀！

苏轼如此辛苦劳作，脸都晒黑了。然他苦中取乐，给自己取了个号叫“东坡”。从此，苏东坡这个号就叫响了。在经过了东坡的躬耕之劳和麦子收获的喜悦后，苏东坡从最艰难的生活和最可怕的精神危机中走了出来，于是，中国文学史上有了三咏赤壁的绝唱和那么多的诗词文章，中国书法史上有了天下第三大行书《黄州寒食帖》……古人云：“嚼得菜根者，百事可做。”呵呵，这难道是麦子的力量？

么用？有毒呢！

我见过与艾菊嫂子交头接耳的那个男人，瘦削，文质彬彬，神色紧张兮兮。我认出了他，就住在忠恕里一个偏院。那时候艾菊嫂子低着头出入11号，不与任何人搭讪。直到我们再次相逢，已经满头白发，余嘉音大哥才向我说：误会你嫂子了。当年他也曾怀疑妻子出了问题，两口子通宵吵闹，艾菊咬紧牙关，打定主意，要离婚就离婚，始终不肯说出那个人是谁。动乱的岁月过去，她才吐露真情，原来那个人是他们单位的党委书记，被打成走资派，思考再三，艾菊是最可信任的人，就每天与她秘密接头，了解运动的动向。余嘉音说，我身边倒没有余则成，有个翠平！我说，差不多，都姓余。心中暗暗喝道：好一个坚贞的菊嫂！

改革初年，余嘉音归队了，走进医科大学，从讲师做起，直做到教授。他教中草药学。我说，你那达尔文式的发音法还用吗？他苦涩地摇摇头：掉队了，这些年失去的太多，连年轻的教授都赶不上，我要奋起呢！然而他倒下了，近医得医，还是坐上了轮椅。我向他请教夹竹桃，问：那东西是不是有毒？余嘉音教授说，夹竹桃，被子植物门，捩花目，夹竹桃科，双子叶植物纲，夹竹桃亚科，菊亚纲，夹竹桃属，有剧毒。看来余母当年没有骗我，但是她对艾菊嫂子欠公平。

便向派出所举报了爷爷。那天派出所的民警来果园里找爷爷，爷爷亲手摘下挂在北墙上的猎枪递给民警，民警看了看，又还给了爷爷。原来爷爷那支猎枪是假的，根本不能装子弹，怪不得爷爷一辈子也没打死过一只兔子呢。

问爷爷为何背着假枪巡园，爷爷说，解放前世道乱，果园没少被贼偷，他自己做了一支假枪，故意传出枪法不准的名声，果园里贼果然少了不少。用李大爷的话说，枪法不准比枪法准更吓人。那些贼人知道了，才不会为了仨瓜俩枣提心吊胆的，害怕被爷爷打兔子时误伤了自己呢。

爷爷说，也有人胆子肥，他巡园子时发现有人偷果子，但他不会明喊抓贼，他每次都自言自语，声东击西地说，娃呀，前面有只兔子，别动，我瞄准了哈。小毛贼听到便撒丫子跑了。

我这才明白了，爷爷的猎枪永远不会走火，但却一直走心。